今天：令人常醉五樓東

昨第一天宴客，「聚亨園」的香港粵菜，那「掌杓」的大司務，是四十八年前廣州大三元酒家的司務的第三個孫兒。主要三菜——清湯翅、油淋不打針子鷄、和小冬瓜盅，由他負責的。雖云粵席，却有一味「湘菜」，一味「川菜」。是台北名川菜、名湘菜司務動手的。湘菜是「湯泡肚」——猪肚尖用滾鷄湯「白灼」出來的。同席的一位岳母的堂伯，年八十有五，是舅氏中最長的。此老大少當「立委」，小少當「國大代」，而中間的一位「二少」，却是美國日本雙料學位，學「漁業」的，有三對船外洋捕魚，很研究「菜譜」之學。他老正色告訴我：

「湯泡肚，這就來了。當年樊山老人，做江寧藩台以前，在湖南做官，湘軍以後，長江貫官最多，湘菜起於同治之初。樊山喜長沙有名的菜館——玉樓東，光緒末，有一天在那裡宴會，在座有湘綺老人——樊山的好友，還有國子祭酒王先謙益吾先生。問他今日之菜，數一二者是那兩樣？說到這裡，酒樓主人已命侍者送上紙筆文房，老人即興題了一張單，寫北碑的——文曰：

「蘇辣子鷄湯泡肚，令人常醉樓東。」

「好！」在座有人叫好，「小妹」——台北的女侍者，已經上菜，湯泡肚。果然爽脆，而且沒一星油珠。朵娜與岳父母同席，而且坐在岳父之右，我不敢正視。小二細聲道：「爸爸大喜歡你了，你看，在那邊同總經理，這位老舅的『立委大表哥』，談笑風生。」原來三個闊老表，分坐三席。「國大代」在另一桌，那漁業家又在遠處一桌。其實我明白，最重要的是朵娜——岳老的香港女經紀，坐在他的右邊！新人隨家長，兩弟，並長親敬酒，與香港一樣。上水菜時，用屏東農場改進的夏威夷木瓜，一客半隻，以銀羹匙食之，極妙。酒，不用台貨，每席白蘭蒂——金花「愛色啊」一枝，蔡格蘭「愛色啊」一枝，「十七年裝，又一枝。台北只這兩瓶酒，已過一萬台幣。

夜晚歸來，新娘飲了「愛色啊」，逼我行房，我推却不得——「今晚菜好，高興極了。」我勸她：「日本六天，這兒兩夜，似乎太多了一點吧？」她吃吃笑——「你呀，你想採取工業行動（怠工）？不成！」嬌而嗲，令人奮起。今早九時半起床，是朵娜來寬下大聲叫起的。

原來今午蔵經理請天厨北方菜，大家先遊陽明公園看蘭花大展覽。

二三八：當來遊埠

胡雲曰：「你亦幾精，如果今次失信，下一次佢班拳手未必肯到會。」

麥仔曰：「然也，我詮過，爲以後鋪路，不得不玩，既然你三個有意思同袁野合作，係人都會詮不如自己玩。」

麥仔又問胡雲大佬準備點搞，胡雲曰：「佢有把握，不難秦仔，最多請埋鬼頭。」

麥仔曰：「咁亦係機。」

胡雲曰：「我大佬話過，佢搞秦仔打秦仔，一定打到甩髀都打，不似袁野水汪汪。」

麥仔曰：「雲哥何作此言呢？」

胡雲曰：「你不見上次兩晚拳賽，逢係秦打秦時，有乜火爆場面呢？」

麥仔曰：「都算唔錯。」

胡雲曰：「同我响秦國所見，差好遠，班契弟當來遊埠而已，點會搏命。」

麥仔曰：「咁亦難怪，但只要表現出技藝，拳迷不是個個在秦國睇過拳，一定話正。」

胡雲曰：「阿麥，你以國術賽同佢比，當然天地喇！」

胡雲又問麥仔二月賽事配搭，麥仔知佢打探軍情，放流電界佢，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胡雲眉精眼企，知道麥仔不會爆內幕，亦無可如何。

五日後，麥仔忙於部署宣傳大計，袁野忽然講出一個壞消息。

原來胡雲兩兄弟去到東京，摭着噪仔領隊兼教練東川純，要求佢換馬。

麥仔曰：「乜佢出到這一招！」

袁野曰：「好在東川係老友，講界我知。」

麥仔曰：「究竟點換馬？」

袁野冷笑曰：「胡雲好毒，佢手上戴個鑽石勢，值三萬幾銀，這種手表响日本貴多一倍，不帶塲下三個拳王來港，馬上剝表送界佢。」

二二八：想前往第八站

既然答應成爲朋友，亨利心中自然高興非常；而朱迪也很高興，心想這半牯已上釣了——兩人各得其所，他們心中焉能不沾沾自喜呢？亨利邊喝酒邊在思量下一步的行動，而朱迪醉心觀看歌星的演唱，亦不注意他在想些什麼，間中啜口酒，自己也跟着歌星在低聲哼着，十分陶醉，悠然自得，感到是一種莫大的享受呢。

過了大半個鐘頭，亨利看看手錶，便提出建議：

「我們出外宵夜如何？然後找個地方談談心，休息一下。」

「你眞壞，是想到第八站？」她微微地笑，「你們男人就是這樣，壞得很，談心要找那些鬼地方？」

「你誤會了，」亨利却淡然地答「不一定去第八站的，例如去公園談心也不錯嘛，是不是？」

「在這裡就不能談嗎？」

「這裡太吵了，怎能談心？」他巧妙地解釋，「如果你伯，到公園也可以，先去宵夜，如何？總不能空着肚子。」

「宵完夜，已夜深了，公園也關門啦，即使不關門，現在治安不好，太怕人了，是不是？」

「那麼，你提出地點吧。」

「阿洪爲什麼不陪你？」

「他死了。」

「阿中呢！」

「都死了。」

顯然，她在負氣。

知女莫若母，媽媽當然明白她的心情。她道：「幸而你未嫁給他們，否則變成寡婦了。不過，如果你嫁給了他們任何一個，則可能不死。今天，會陪伴你身邊，你也不會如此枯寂！」

海倫瞧母親一眼，似乎說她太諸事了。之後，她自己房，倒在床上。

從來自我稱强的海倫，她想到看來眞要結婚了。結婚之後，可過家庭樂。

自己雖然好勝稱强，但結婚是個階段。她伸手去取電話！

李淑芳如此一說，海倫又不好意思起來，她自我解嘲道：「本來約了人的，祇是來早了，才會一個人到處逛逛，我有時間差不多了，失陪。」她揚揚手，沒入人叢中。

她想：直糟糕，個人獨行，偏偏遇到了同事，她說很少見自己獨自一人，這也是事實，然而，自己頓時覺得很失威，因爲自己一直都稱强於人的呀。

爲免又遇到了熟人，使自己失威，海倫再也沒有心情逛公司了。甚至不願踽踽獨行。

她悄然的回家，懶洋洋地坐在廳間看電視。

母親午睡後出來了：「怎麼這樣快回來。」

「一個人外出，沒有意思。」

二四：鍋子能不和平

馬仔苦臉說：「誰說和平共處？我們這小籠子可不和平啦！」

姊夫說：「馬仔，你可要——」

他打斷說：「前幾天，我被老鼠咬脚趾，昨夜讓蟑螂咬傷嘴唇。你們，又在我的頭頂上老演床上戲，嘈吵得很，不得好睡——」

姊姊橫瞪一眼，粗聲罵道：「你道死鬼，我收留你，讓你有工做，有瓦遮頭——」

馬仔打斷她的話：「不，是有木板！」

「死鬼，人心不足蛇吞象！」

他們的談話，讓冷巷裡的包租婆陶罐聽見，她在外面插嘴：

「馬仔，香港寸金尺土，有個小房間住，唔，你小兄弟初到貴境，有個床底睡，已是萬幸啦！別嫌三嫌四。」

馬仔隔着板障高聲說：「我沒有嫌，只不過鼠蟑螂、老鼠吧了！」

包租婆陶罐此時已出現在房門口，她說：「何獨你們的房間多蟑螂、老鼠，我騎樓房和老房，也一樣多嘛！」

馬仔的姊姊說：「不曉得怎的，我們這層樓特別多木虱、老鼠、蟑螂！」

陶罐不經思考，說：「我們這幢舊樓，大概接近市場吧？」

姊夫却一本正經說：「我認爲這房子做了幾十年妓寨，唔，那些鼠濕味引來蛇虫鼠蟻！」

姊姊罵丈夫頭腦髒，講出來的話也髒。包租婆笑哈哈。

原來，和平後，這個在樓下擺賣白糖糕、鬆糕的婦人，冷手執個熱煎堆，她用較廉的一筆頂手費，包租下這層前身是妓寨的樓房，連間格也省掉，直接租給幾戶人家，靠收租度日。

她是個寡婦，身邊有個十一二歲的女兒陶瑛，正在上學。

姊姊會在妓寨做雜工，她原本最有資格頂下這層樓，做包租婆，但她不想，她走去金陵酒家做女工，專門負責洗男女職工的制服、枱布、餐巾之類。

四四：迷途

陳浩泉

斯豪嘆口氣：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平常喜歡運動，身體健康也好，除得了那場肝病，根本就是一個健康極好的人，眞不明白爲什麼這種莫名其妙的病會出現在你身上！」我也搖頭。

「也許是前一次病後身體差了。……」

「身體差了就會腰酸腿痛嗎？這也說不通。」我嘆口氣。「總之，你眞是瞞不單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倒透霉啦！」

「哎，別說我的腿了，先叫東西吧！」斯豪翻開侍者遞過來的餐牌，問道：「你要什麼？」

「隨便吧！」這時候，我已經沒有什麼胃口吃東西了。

「我就要一個午餐吧，你呢？」他問。

「我要一個火腿沙律好了。」

「一個沙律怎夠呢？多要一個湯吧！」斯豪知道我喜歡牛尾湯。

「隨便吧！」

叫了東西，斯豪說：

「爸爸又不讓我上公司了，他說我應該多休息。」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不過，夜校的托福班我還是會爭取去上的。」

「如果不行就不要勉强。」我說，「讀書的機會還有的，先要把身體弄好。」

午餐送到枱面上來了，我們默默地吃着，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

吃完午餐，斯豪看看錶說：

「如果要看兩點半，現在得走了。」

「算了，別看啦！」

三：闖下大禍

「噢！」樹枝擊在金庭樑的後腦上，這一記力道甚猛，只擊得他發昏二十一，似石像地坐在若蘭身上不動，余顧南只道未能命中，恐他加害馮若蘭，遂拚命似的再連擊幾下。

下面的馮若蘭在驚慌中醒來，急道：「是顧南麼？」只聽余顧南嘶聲叫道：「打死你這個花花公子！」馮若蘭認出余顧南的聲音，如遇救星，登時恢復了氣力，用力一掙，將余顧南似發了瘋，樹枝又用力擊下，却砸在馮若蘭身上，痛得她叫了起來：「你瘋了麼？誰叫你打我！」

這一叫才將余顧南喚清醒，他喘着氣道：「你沒事吧？快跑！」他一躍身拉起她，便往洞口奔去。

跑了一半，馮若蘭醒起一事來，用力站住，道：「我……我不能出去！」

余顧南緊張地道：「等下他追上來，我可救不了你，快跑！」他用力拉，馮若蘭却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余顧南又急又怒，道：「這時候你還哭什麼？」

「我……衣衫全……破了……怎出得去！」馮若蘭哭哭啼啼地道：「你害怕的便自己逃跑吧！」

余顧南自小便有俠義心腸，聞言才醒起自己魯莽，當下立即解下自己的上衣給她披上。就在這時候，洞外的馮克學雖然害怕，但到底兄妹情深，見余顧南進洞甚久，沒有動靜，便舉着火把悄悄進洞察看。

馮若蘭一見到他，便撲進馮克學懷中痛哭。馮克學緊張地問道：「不知道……剛才顧南用樹枝猛擊他……他不出來也許已暈過去了！」

此刻，洞外的人都湧了進來，問長問短，馮若蘭只是哭，只道未能命中，恐怕自己尋覓食物時，就被收入養老院中供養。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印度還常常因爲牛群自由男性教徒拿着用蕃紅花的花粉、馬哥沙樹汁和清水混合成的液體，繞着牛羣遊行三周，邊洒牠們的全身，然後在牛前躺下四次，而且必須四肢着地。當「聖牛」把頸下的餅、椰果抖落在地時，圍觀的羣衆便去搶食，「聖牛」隨意四散後，教徒們還要打鼓念經送行。這種儀式不許婦女參加，認爲婦女參加是有損「聖牛」。

在印度，還有許多由僧侶或商人主辦的「聖牛養老院」。當母牛不能自己尋覓食物時，就被收入養老院中供養。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印度還常常因爲牛群自由男性教徒拿着用蕃紅花的花粉、馬哥沙樹汁和清水混合成的液體，繞着牛羣遊行三周，邊洒牠們的全身，然後在牛前躺下四次，而且必須四肢着地。當「聖牛」把頸下的餅、椰果抖落在地時，圍觀的羣衆便去搶食，「聖牛」隨意四散後，教徒們還要打鼓念經送行。這種儀式不許婦女參加，認爲婦女參加是有損「聖牛」。

在印度，還有許多由僧侶或商人主辦的「聖牛養老院」。當母牛不能自己尋覓食物時，就被收入養老院中供養。

犯侵可不　徵象潔聖

牛在印度

印度教徒奉爲尊重和崇拜對象

曾激發起宗教衝突及政治矛盾

飛禽走獸

通天曉先生：

有人說：印度遍地都是牛，這種說法誇張嗎？請談談牛在印度的趣事。可否？

陳冠力

陳冠力先生：

印度遍地是牛。這種說法並不誇張，因爲事實上印度是世界上養牛最多的國家。一九七八年，估計印度有牛二億五千萬頭，美國是一億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頭，蘇聯是一億一千二百六十九萬頭，都比印度少得多。

印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信奉印度教。印度教徒認爲牛是代表繁殖的象徵，又是人們維持生存的基本依靠。印度教徒對於牛十分尊敬，他們把母牛視爲「聖牛」，老死不能宰殺。牛可以在外自由游蕩，神聖不可侵犯。在城市裡游蕩的牛，可以在街道上恣意橫行，或者躺臥在馬路中心，行人和汽車對牠們必須讓路，繞道而行。在農村，牠們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入田間，飽食已經成熟的穀物，或者吃掉樹上的果實。「聖雄」甘地生前曾說過，他尊重母牛的聖潔，猶如尊重他的母親。

牛能提供牛奶、黃油和酥油。在農村，牛屎還被當作肥料和燃料。某些皮誠的印度教徒還喝牛尿，據說可以淨化肉體和靈魂。

印度教的僧侶每年都要主持舉行一種儀式，叫作「波高」，表示對牛的尊重和崇拜。「波高」牛角塗上色彩，並在牛頸下掛着餅和椰果，然後的儀式是：把用樹葉紮成的花環繫在牛頸上，把牛群驅趕到別處，以免被牛踩踏。「波高」儀式中，牛群中的公牛，大約有一百五十吃牛肉的人却舉行一次公開的吃牛肉野餐，抗議巴維的絕食。

前總理德賽是一位虔誠的印度教徒，他担心雙方的狂熱者會鬧出宗教亂子，勸說身體虛弱的巴維停止絕食，並且答應制定新的聯邦法律來禁止屠殺牛。後來，德賽終於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議會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德賽依靠他佔多數地位的人民黨成功地提出了一項全面保護牛的法案。但是爭論並沒有停止，一位穆斯林議員說：「牛把聯邦結構的均勢打亂了。」另一位喀拉邦的議員還警告說，「喀拉拉邦不會接受這樣的立法。」

事實上，要絕對禁止殺牛是行不通的，關於牛在印度經濟中的作用問題，也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主張保護牛的人說，再屠宰牛就會奪走人是穆斯林和基督教）的生計，印度窮人十分需要的牛奶、燃料和畜力。反對人長病，刳腹切脾治腹中病。

傳說他創造五禽戲，是受了各種動物的啓發的。他在山裏採藥，見雲鶴在空中飛叫，猿猴在山上蹦跳，他仔細琢磨牠們的靈巧、健壯的道理，聯想到人之健身，於是細心觀察虎、鹿、熊、猿、鶴各種姿態動作，編出五禽戲，自己練習體驗。成功後便傳開了，造福於人類。

牛部「青囊經」的故事，又通過曹操殺害他的過程，表現了華佗著述的可貴。華佗給曹操治好了頭風，被留在宮中。華佗欲脫身，便稱老婆有病，逃回家去。後曹操病又犯，又派人把他請來。他要開頭顱，曹操以爲居心害他，將華佗關進監獄。他在獄中以極大的毅力，用了一年零三個月，寫了一部醫學著作「青囊經」交給了獄吏。華佗死後，獄吏捧之學醫。後來有一次出門行醫，回家，字元化，又名敷。沛國譙（今安徽譙縣）人。他精於內、外、兒科手術方面都已取得較高成就。

他創編的「五禽戲」，對增强體質，養生長壽起了很大作用。他認爲「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其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鶴。而獨有壯容，時人以爲仙。」在華佗別傳裏，講他用斷犬腹治女膝之傷，以倒懸等法治人頭眩。又用寒水熱氣治婦人長病，刳腹切脾治腹中病。

傳說他創造五禽戲，是受了各種動物的啓發的。他在山裏採藥，見雲鶴在空中飛叫，猿猴在山上蹦跳，他仔細琢磨牠們的靈巧、健壯的道理，聯想到人之健身，於是細心觀察虎、鹿、熊、猿、鶴各種姿態動作，編出五禽戲，自己練習體驗。成功後便傳開了，造福於人類。

牛部「青囊經」的故事，又通過曹操殺害他的過程，表現了華佗著述的可貴。華佗給曹操治好了頭風，被留在宮中。華佗欲脫身，便稱老婆有病，逃回家去。後曹操病又犯，又派人把他請來。他要開頭顱，曹操以爲居心害他，將華佗關進監獄。他在獄中以極大的毅力，用了一年零三個月，寫了一部醫學著作「青囊經」交給了獄吏。華佗死後，獄吏捧之學醫。後來有一次出門行醫，回家，字元化，又名敷。沛國譙（今安徽譙縣）人。他精於內、外、兒科手術方面都已取得較高成就。

他創編的「五禽戲」，對增强體質，養生長壽起了很大作用。他認爲「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其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鶴。而獨有壯容，時人以爲仙。」在華佗別傳裏，講他用斷犬腹治女膝之傷，以倒懸等法治人頭眩。又用寒水熱氣治婦人長病，刳腹切脾治腹中病。

傳說他創造五禽戲，是受了各種動物的啓發的。他在山裏採藥，見雲鶴在空中飛叫，猿猴在山上蹦跳，他仔細琢磨牠們的靈巧、健壯的道理，聯想到人之健身，於是細心觀察虎、鹿、熊、猿、鶴各種姿態動作，編出五禽戲，自己練習體驗。成功後便傳開了，造福於人類。

神醫華陀的故事

「五禽戲」編製

古人古事

玄佛性之術，精於方藥。處：身體輕便而欲食，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施針用藥，均簡而有效。在外科手術方面，首創麻醉藥物「麻沸散」，實行破背腹，斷腸胃等手術。反映了我國醫學早在公元二世紀時，在麻醉方法和外科手術方面都已取得較高成就。

華佗爲東漢醫學家，字元化，又名敷。沛國譙（今安徽譙縣）人。他精於內、外、兒科方面尤爲擅長。曉養生之術，精於方藥。處：身體輕便而欲食，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施針用藥，均簡而有效。在外科手術方面，首創麻醉藥物「麻沸散」，實行破背腹，斷腸胃等手術。反映了我國醫學早在公元二世紀時，在麻醉方法和外科手術方面都已取得較高成就。

他創編的「五禽戲」，對增强體質，養生長壽起了很大作用。他認爲「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其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鶴。而獨有壯容，時人以爲仙。」在華佗別傳裏，講他用斷犬腹治女膝之傷，以倒懸等法治人頭眩。又用寒水熱氣治婦人長病，刳腹切脾治腹中病。

傳說他創造五禽戲，是受了各種動物的啓發的。他在山裏採藥，見雲鶴在空中飛叫，猿猴在山上蹦跳，他仔細琢磨牠們的靈巧、健壯的道理，聯想到人之健身，於是細心觀察虎、鹿、熊、猿、鶴各種姿態動作，編出五禽戲，自己練習體驗。成功後便傳開了，造福於人類。

牛部「青囊經」的故事，又通過曹操殺害他的過程，表現了華佗著述的可貴。華佗給曹操治好了頭風，被留在宮中。華佗欲脫身，便稱老婆有病，逃回家去。後曹操病又犯，又派人把他請來。他要開頭顱，曹操以爲居心害他，將華佗關進監獄。他在獄中以極大的毅力，用了一年零三個月，寫了一部醫學著作「青囊經」交給了獄吏。華佗死後，獄吏捧之學醫。後來有一次出門行醫，回家，字元化，又名敷。沛國譙（今安徽譙縣）人。他精於內、外、兒